

沈祖懋壯志未酬

●劉先軍

政幹校首任教育長

沈祖懋（一九〇四—一九五四），曾任蘇州東吳大學教授兼訓導長、南京市教育局長、台灣省立岡山中學校長、政工幹部學校教育長、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副主任。

沈祖懋為北投政工幹部學校首任創校教育長，草創該校學制、教育規格、教學目標與理想，為幹校規劃奠基的靈魂人物。在剿共時局粗定，百廢待舉之際，他能由台灣省立岡山中學校長調任這所「革命」學府，負責培養建軍的政治幹部，可見他當時的黨政關係自非泛泛。政工幹校由故總統蔣經國一手創辦，據傳蔣經國自俄返國後，國學知識不足，沈祖懋曾是他文史方面的老師，輔導他重習國史與國故，

選誦重要古文，蔣經國後來能撰寫一手清新自然的文字，沈祖懋與有功焉。因而儘管沈與蔣年齡相仿，沈比蔣大不了幾歲，蔣經國卻一直以師事之。政工幹校成立，沈祖懋被選為創校教育長，可說不作第二人想。

一九五〇年秋，筆者經考試進入幹校第一期學習，入校報到時，遇見的第一位師長，就是沈祖懋教育長。報到的那一天，他在學校大門口迎接新生，身穿灰色中山裝，右口袋上方直插的鋼筆掛鉤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他滿面笑容，態度和藹，口中不停的說：「歡迎！歡迎！」幾使人疑是進入普通大學，而非刁斗森嚴的軍事學府。直到報到完成，他第一次對學生講話，我們才知道他是我們的教育長，全校的第二把手。

為學生聘一流教授

在新成立的幹校校園中，沈祖懋與眾不同的是他不是軍人，是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的文人，除了應聘來校授課的教授之外，他是校內惟一的文人，在全體草綠色軍服的師生之中，他的服飾特別顯眼，每逢朝會或週一的「總理紀念週」，他都是一身中山裝，站在講台上掃視學生，目光炯炯有神，面貌黑裡透紅，身材略有發福，但看起來十分健康，而氣質溫文儒雅，像個學究，予人親切溫馨之感。

幹校初期的教育，除重學科及術科外，也重勞動，厲行孟子所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，必先勞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增益其所不能」，校園範圍廣大，蒿草叢生，瓦礫遍地，我們操課之餘，人人勞動，

由隊職官劃定責任區，展開撿石頭、除雜草的工作。每天早晚操課之外，至少各勤勞一個小時，我們這些學生多半來自流亡學校或基層部隊，少數由社會考進，前兩者戰亂餘生，吃苦耐勞，自是家常便飯。後者初時頗感苦痛，久了亦能通過考驗，大家都不以為苦。這都要歸功於沈祖懋教育長，因為他在教育報告中，為我們的前途劃出美麗遠景，指我們他日不但是軍中骨幹，也是反攻大陸後的政府骨幹，人人都有獨擋一面，肩挑重任的機會，這些話深深的鼓舞著我們，為自己將來能有機會重建新中國感到榮耀。

校園內有一座大池塘，過去是農民養魚及種植水中蔬菜之用，如空心菜、茭白筍之類。開辦學校後成了污泥塘，垃圾飄浮，蘆草如棘，校方下令學生清理。於是每值晨昏，操課前後，即由各隊輪流下池清挖，所用工具，不過鐵鏟及洗臉盆，挖出污泥瓦礫，用臉盆裝運，填補校園其他地方的窪地，池水臭氣薰人，爛泥沒膝，下池清泥，人人都成泥人，至於池底的碎玻璃、尖石塊割破手腳，更是司空見慣。沈教育長常在池邊看我們勞動，遇到同學皮破血流，他就會親自慰撫，流露出憐惜

的眼神，鼓勵同學忍耐，並說要成為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頂天立地的大丈夫」，就要通過流血流汗的考驗。同學們沒有人喊苦，沒有人叫累，經過數月努力，卒把污泥塘變成水波不興的一池清流。第一期同學畢業後，這座水池被命名為「鴛鴦湖」，紀念第二期在金馬前哨一對作戰犧牲的學生夫婦，後來鴛鴦湖畔綠樹成蔭，碧草如茵，湖上小橋臥波，水明如鏡，後期學生三三兩兩，徜徉其間，使人體會到「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」的真諦。

在工作上，沈教育長表現非凡，教學課程設計有計畫、有目標、有系統，循序漸進，按部就班，同時為學生聘請到一流的教授，幾乎把在台的著名學人一網打盡，以我們新聞組為例，組主任謝然之老師，名滿新聞界，早在大陸時期即是政大新聞系主任，另外教新聞學的潘劭昂、教採訪學的朱虛白、教編輯學的徐詠平、教新聞文學的黃天鵬等，都是著名的新聞界前輩，學識淵博，經驗豐富，潘、朱兩位老師更名列戰前十大名記者之中，是記者中的記者。甚而副修課程的教授，也都來頭不小，如教法學通論的朱遠謀，是名律師，民社黨籍，教經濟學的趙蘭坪，台大教

授，教理則學的許力珩，是與傅斯年、羅家倫齊名的學者，都是一時之選。另外在別組任教如雷灌耳的教授還有薩孟武、但蔭蓀、鄭資約、葉青、林大椿等人，皇皇陣容，非常吸引人。由此可見沈祖懋對幹校用心之深和寄望之殷。

可惜任職幹校教育長僅一年，沈祖懋即隨校長胡偉克同時去職，翌年，竟告病逝，年僅五十歲。

未留過洋英語流利

沈祖懋為浙江桐鄉人，一九〇四年生，幼時在家鄉讀私塾，飽讀古典典籍，中小學時代，流露非凡的數學天分，鍾情於數學，曾下過一番研究功夫，很有根基。中學畢業後，考進蘇州基督教辦的東吳大學讀書，大學時代，有感於外文的重要，自修英文，苦學有成，遂即深入探討西洋文學及政經知識，他從未出洋留學，但英語之流利，連留美生都自嘆弗如。因成績特優，大學畢業後，留校任教，由講師升至講師兼訓導長，後轉任上海法政學院教授，再應教育部之聘，擔任國立南京第二臨時中學校長，接著出任南京市立第五中學校長。同時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兼

書記、江南區團主任、南京支團幹事長，抗戰爆發後，在京滬從事地下抗敵工作，組織青年，輔助淪陷區青年一批批的越過日軍封鎖線奔赴大後方，從事抗日救國工作。而他自己始終處身敵人佔領區，在蘇浙皖山區，冒著被敵人搜捕殺害的危險，穿梭各地，宣揚三民主義，組訓民眾自組武力，打擊敵人。由於敵後與後方聯絡不易，補給無路，他和夥伴們經常餓肚子，有時啃一塊大餅，吃兩個窩窩頭便是一餐，但他從未叫苦叫累，更未怨天尤人。

處理學潮任勞任怨

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，河山光復，沈祖懋重服公職，出任南京市政府教育局長，重建各級學校，安置抗戰時期流離失所的青年。一九四六年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，選蔣中正為總統，正擬展開建國，謀求富強之際，可惜中共擴大叛亂，掀起內戰，南京首都都是共諜潛伏活動的重點，整日鼓動青年罷課罷學，遊行示威，弄得騷動不安。沈祖懋基於職責，奔波各校協助處理，苦口婆心，勸導青年以讀書為重，國事交由政府處理，從不以霹靂手段處理學潮，因而工作十分辛苦，有同僚抱怨說：

「多次逃過日人的槍尖而未死，而今要被遊行的學生累死」，沈祖懋勉勵他們不要怕苦怕累，能擔大任生命才有意義，他自己以身作則，走在同仁前面，日夜忙碌，毫無怨言。

一九四八年秋，剿共局勢逆轉，中共陳兵長江北岸，氣燄萬丈，他知道南京勢將不保，沉靜安排追隨他的同僚撤退來台。翌年春，他亦隨政府來台，部分後來才逃到港澳的同僚，也由他設法辦理手續來台，並代為安排工作，解決生活困難，使他們極為感戴。

接長岡中美化校園

國民政府撤退來台，大局初定後，沈祖懋於一九四九年秋奉令接任台灣省立岡山中學校長，為光復後的第二任岡中校長，當時岡中僅有教室十一間，大禮堂一座，他到職後，擴建校舍五棟，擴充班級為三十二班，又設夜間班三班，同時美化校園，闢荒徑、植花木、平溝渠，使之面目一新，成南部學子嚮往的學府。

一九五〇年秋，沈祖懋榮調政工幹部學校教育長，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，不久，國民黨厲行革新，進行黨的改革，

他擔任改造委員會幹部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，推動幹部訓練。

一年後，調任中央委員會第五組副主任，再轉任第二組副主任，這時他的健康已亮起紅燈，罹患高血壓、糖尿病及肋膜炎，醫治一段時間後，未見好轉，乃轉往日本進一步檢查，不料竟發現肺癌，而且已至末期，留醫僅一月餘，即於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病逝東京，年僅五十歲，遺體由其夫人扶柩返台安葬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